

★ 美丽军嫂

灯笼点亮山这头

■胡芳 曹宇良

那天，载着军嫂周玲玲的吉普车在军士公寓门口刚停下，指导员就带着大家赶忙出来迎接。跟在指导员身后的一位军嫂快人快语，热情地对周玲玲说：“我叫姚慧，是雷达站一级上士张长林的爱人，我代表先期进驻军士公寓的家属，欢迎弟妹不远千里到雷达站过年。”

待大家打过招呼，姚慧又俯身拉了拉站在身后的小姑娘：“妞妞，快叫人。”妞妞系着一条红围巾，在妈妈的引导下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阿姨，您也是到长白山来守边防的吗？”

大家笑过之后，一阵北风吹过，天边涌起一团乌云，随即几片雪花夹杂着落叶飘下来。指导员叹了口气：“这山区的天啊，说变就变。大家赶紧进屋歇着，别冻坏了。”

周玲玲被姚慧拉进房间，顿时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

周玲玲与王爱武去年国庆节刚结婚，这是她第一次到部队探亲。来之前，爱人王爱武在电话里叮嘱她：到了部队以后，给他打电话要到公寓房东侧那个凉亭，别扯着嗓门喊；出去散步时，羽绒服外头要套上棉大衣，除了露出两只眼睛，其他部位都要“严防死守”……最后，王爱武说，我最近要值班，就在对面的山头，离你不远。

周玲玲透过窗户朝对面的山头望去，山的另一侧，乌云变幻。雷达天线耸立山顶，好似一把悬挂在天边的利剑。

吃过晚饭，大家回到各自的房间。屋内冷不丁安静下来，周玲玲心里也空空的。好在妞妞像只小陀螺，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在两个房间来回穿梭。

不一会儿，妞妞推开周玲玲的房间，探出小脑袋笑着对她说：“阿姨，您是不是想王叔叔了？指导员叔叔说了，我爸和王叔叔值完班后，明天就能下山陪咱们过年了。”周玲玲听完，腼腆地笑了。

夜深了，窗外再次飘起雪花，妞妞安静了下来。一阵睡意袭来，周玲玲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……

一树树粉红的桃花在大厅四周烂漫绽放，鲜红的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了舞台。身穿一袭洁白长裙的周玲玲，伴随着《婚礼进行曲》，款款地走向舞台中央。舞台的那头，王爱武一身戎装，迎上来将周玲玲紧紧拥入怀……就在这时，警报声响起。周玲玲知道，爱人又要出征了。她双手慢慢松开，一行滚烫的热泪夺眶而出……周玲玲慢慢睁开双眼，擦了擦眼角的泪，忍不住笑了，原来这是个梦。打开窗帘，她朝外看了一眼，

狂风裹着暴雪，四周一片混沌，分不清哪儿是天，哪儿是地。

清晨，指导员带人“打通”了公寓房与雷达站的通道，将热气腾腾的早餐送来。周玲玲看了看一身雪花的指导员，问道：“叔叔，您说爸爸今天能下山陪我们过年吗？”

指导员朝山顶方向望去，若有所思，随即又肯定地说：“妞妞，叔叔一定让爸爸和妞妞一起过年！”

那天，周玲玲和姚慧一起，把存放在储藏室的红灯擦干净，指导员又找来灯泡、电线、插头。很快，一盏盏灯笼散发着吉祥、喜庆、温馨的光芒，从公寓房洒向窗外，洒向银装素裹的军营。

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子，文书拨通了阵地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张长林跟妞妞说：“我们家的妞妞又长大1岁，爸爸祝妞妞新年快乐！”张长林说完后，王爱武接过电话，对周玲玲说：“媳妇，我看到咱家窗户上的红灯笼了。”周玲玲笑着说：“爱武，你安心工作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”

电话挂断，几双手紧紧握着。大家相约一起守候，守候爱的归期，守候团圆的幸福。

病缠身。军校毕业后，我回了趟家，爷爷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还不错。离家前，我嘱咐他保重身体，等我以后带他去看大海和军舰，还有现代化的军营。到单位报到完毕的那晚，我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。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，爷爷已经离世了。当时，恰逢部队外训，我没能回家送爷爷最后一程，每天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训练上，身体的疲惫成了缓解悲痛的一剂良药。

这次休假结束那天，我站在柿子树下，枝头的柿子依然红彤彤的，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享受着这份冬日美食。如今，老屋里再也没有馋嘴的孩子想方设法去摘青涩的柿子，再也没有老人会把秋冬的美味藏进土坛子里，但我相信，生命一定换了另一种方式正悄然生长。

家庭秀

我只是笑
脸上的花朵
忍不住开了又开
像羞涩而自豪的迎春
我向全世界
举起这来自远方的惊喜

小小的军功章
你璀璨的年华
真想吻吻它
它跨过万水千山
只为见证我们滚烫的春天

你的笑里有万里晴空
我的眼睛
却朦胧着春雨一样的温柔
愿做你身边的一棵树
和你一起
迎接新的日月星辰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
武警某部干部
张文斐荣立个人三等功。不久前，该部会同相关部门将立功奖章和喜报送到他的婚礼现场。图为张文斐和家人共享荣耀时刻。

许书灿摄

走进戈壁·走出戈壁

■梁耀曦



插画：茅文宽

★ 两代之间

那天，我休假返家。列车一路向西，钻进一段隧道里。窗外的灯规律地闪过，列车在隧道里激起的回声持续而低沉，旅客依稀的低语淹没在黑暗中。

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列车闯进一片光亮中。当村庄、牛羊、风力发电机，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映入眼帘，我知道，故乡不远了。

夜色渐沉，一声声鸟鸣划破沉睡的山谷，我迫不及待地走到车门附近等待。车门打开的瞬间，扑面而来的寒冷唤醒了身体对故乡的记忆。

那晚，我站在茫茫夜色中，一眼就认出了人群中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那是父亲坚毅挺拔的身影。

父亲20世纪90年代初入伍来到西北某试验基地。悄然间，他在大漠戈壁已经坚守了30余载。我每年休假返家，他都会来车站接我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军人的威严。

从火车站出来后，我们父子又继续坐汽车往大漠深处驶去。路上，望着窗外戈壁滩上零星的枯草和天边的疏星，父亲若有所思地感慨：“当年，我就是从这条路上来到部队的。那时，这里还没有火车站，要想走出这片戈壁得半天时间……”

30多年前，父亲坐着卡车一路颠簸来到驻地，沿途无边的荒漠和肆虐的风沙在他心底留下深刻印象。

在这里，父亲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地训练、站岗，度过了青春岁月。他的日记本里，写过驻地漫天的黄沙，描绘过无垠的星空，观察过哨所一棵小树的顽强生长，记录下了战友间的深厚情谊。

自我记事起，便时常听到大院邻居们讲起父亲的故事。为了抢救试验数据，父亲曾不顾生命危险，独自爬进危险区域，人工排除险情。为了不让菜窖里的蔬菜冻坏，父亲在凛冽寒夜打着手电找来4个废铁皮做成的火盆，生起炭火为菜窖升温。凌晨时分，大家打开菜窖才发现，父亲抱着一棵白菜睡得正香……平凡而艰苦的日子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，变得熠熠闪光。

“军旅路上，每个人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但总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，赋

予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……”父亲说着，黝黑的脸上泛起幸福的笑容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我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。他总是早出晚归，有时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。不论回家多晚，母亲总会为他热一碗牛奶和几个鸡蛋当夜宵。第二天，我还在熟睡中，父亲又骑自行车，消失在晨曦里。

我读高二那年，父亲受命参加一项重要任务。临行前，他对家人只说自己要去外地驻训，之后3个月再没有任何音讯。3个月后，父亲回到了家。他的脸因长时间紫外线照射变得红肿，声音也变得沙哑，但目光依然坚毅。我注视着父亲，感受到他深邃眼眸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，内心涌上一阵自豪，浑身血液仿佛在沸腾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军校。那个夏天，火车呼啸前行，我一路向东，带着少年的青涩来到军营，奔向人生新的站点。

去军校前，父亲把自己的军装让我

试穿，还为我带来两根背包绳。我穿上军装后，父亲上下打量着我，微微皱起眉头：“扣子要扣好，鞋带要塞进鞋里，肩往后张，目光要有神。去军校前，你得学会打背包。”父亲接着补充，“以后的路就要靠你走下去了……”听了他的话，我感受到了肩上的使命和责任。

上军校后，紧张的生活节奏、高强度的训练让我起初非常不适应。一个休息日的晚上，我领取手机后，拨通了父亲的视频电话。可看到父亲沧桑的面庞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儿子，你记住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，吃苦是必然的。我们在清醒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的同时，依然要勇敢与自我斗争，战胜自己也是一场战斗。”父亲说。

我用力点了点头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在心中重新审视“军人”二字的分量和意义，“父亲可以那样勇敢，我也绝不能后退。”

上军校第4年，我来到乌鲁木齐进行为期1年的岗前培训。在一次综合演练

中，我被任命为突击一组组长，负责“突击清剿”任务。11月的天山，我们在齐腰的大雪里艰难跋涉。“能完成任务吗？”我心里充满了未知。迎着刺骨的寒风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排除险情的身影。我静下心来，分析地形，分配兵力……黄昏时分，任务顺利完成。

如今，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基层排长。每次休假回家时，踏上那条熟悉的路，我还会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午后，父亲搂着我，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上，指着远处的车站兴奋地说：“这是火车的声音，以后咱们进出戈壁滩，就方便多啦！”

寒来暑往，戈壁的四季也在不断更替，但家国边关的情思却从未变过。我想，无数个深夜，当那些远离家乡、坚守在戈壁的官兵站在路的尽头远望时，应该也能透过群山，凝望那轮明月，想象着万家灯火，更加明白坚守的意义。沿着这条路，父亲走进戈壁，我走出戈壁，但我们都走到了同一个地方——军营。

★ 迷彩军娃

“海苔”到来

■陈昊

还有1个月，女儿小海苔就满1周岁了。我准备整理手机相册，做一本影集留作纪念。翻看一张张记录她成长印记的照片时，记忆如同电影镜头一样开始回放。

去年3月的一天上午，临产的妻子被推进手术室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我在门口来回踱步，焦急地等待。不知不觉中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心中既有对妻子十月怀胎历尽艰辛的亏欠，也有即将迎接新生命的激动。

“9点37分，6斤6两，母女平安！”听到医生的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我与妻子都是海军战士，我们为女儿取名“小海苔”，希望在女儿的心中种下热爱蓝色大海的种子。

来到病房，我双手小心翼翼地将女儿从婴儿床上抱起。襁褓中熟睡的小海苔，粉嫩的小嘴轻轻抿着。这时，原本灰蒙蒙的天空逐渐放晴，阳光从厚厚的云层缝隙中挤了出来，透过窗户轻柔地洒在小海苔的脸上。小海苔一出生，天气就转好，我不禁感叹“小棉袄”如天使般降临。

陪护的1个月，我向婴儿抱姿、拍嗝手法、抚触操等“课题”发起冲击。从刚开始手忙脚乱，到渐渐得心应手，我心里非常幸福满足。

陪伴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不久后，我返回军营，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闲暇时翻看妻子发来的照片和视频，成为缓解我对小海苔思念的一种方式。只要看到她，疲惫瞬间烟消云散。

小海苔满月时，为了给她办一场有意义的满月仪式，我和妻子商议，以孩子的名义向儿童福利院捐助物资，并用文字记录下来，准备等小海

苔懂事了，讲给她听，希望她从小就能培养爱心，长大后力所能及地去帮助更多人。

随着小海苔一天天长大，她开始进入“认人”阶段。因为一家人聚少离多，小海苔见到我，总是有些生分。每次回家，我们父女俩都会经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。每次见到我，她都会笑着露出仅有的小乳牙，让我的心一下子融化。

去年11月，我迎来军士选晋体能考核。那天，气温骤降，朔风呼啸，天气的不确定性，让成绩充满变数。考核前，我收到妻子发来的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妻子说：“小海苔给爸爸加油。”听到“加油”两个字，小海苔兴奋地挥舞小手，身体上下摆动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我忍不住微笑着嘴角上扬。

果然不其然，在跑道南侧，逆风阻力大，跑起来非常吃力。当有些体力不支时，我就在心中默念：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妻子和女儿都在为我加油！最后一圈，我全力冲刺，最终以不错的成绩完成考核。

女儿也是我们夫妻前进的动力。去年12月，我和妻子成功晋升一级上士。我俩约定，以荣誉为新起点，携手并进，再立新功，要做小海苔心目中的榜样。

春节期间，我担负战备值班任务不能回家过年，提前与妻子进行了视频通话。挂断电话后，妻子发来几张小海苔身穿龙年拜年服的照片，还说小海苔对着屏幕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我心头涌上阵阵温暖。我将照片一张张保存存后，在备忘录写下：“有牵挂，有惊喜，有期待，这就是我的幸福。”

★ 家人

柿子红了

■张智

再回老家，爷爷在我出生那天栽下的柿子树，已长过老屋顶。冬日的暖阳洒下来，一颗颗柿子红彤彤地挂在树枝上，调皮地在寒风中摇曳欢笑，为萧瑟的院子带来独特的色彩。这棵柿子树的故事，和爷爷是分不开的。

儿时，当绿柿子刚挂满枝头，我就禁不住嘴馋，用竹竿打下一颗，急匆匆地咬一口。不用多想，必是满嘴苦涩。这时，爷爷会把绿柿子摘下来装在土坛子里，十天半月后取出来，柿子上面泛出一层黄，用刀削掉皮，尝一口，又脆又甜。

装柿子的土坛子放在爷爷的床头。

我常常偷偷钻进他的小屋，藏在床下抱着还没熟透的柿子啃。香甜中带着些淡淡的涩，成为往后许多个秋冬里我最想念的味道。柿子吃够了，我便蹑手蹑脚地溜出爷爷的房间。

爷爷的房间总是一尘不染，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桌上的暖水壶朝同一个方向摆着。桌上，还铺着一块玻璃，玻璃底下珍藏着家人的照片。其中，有张爷爷年轻时

的照片，照片里的他一身军装，英姿勃发。

我逮着机会就问爷爷当兵的故事。爷爷当兵在澜沧江畔。他说，他和战友们当年在湍急的江水里训练游泳，在密林里奔走巡逻，常常一天要走上百海里……许多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，但他教我的“三点一线”射击口诀和描述部队生活时怀念的神态，深深刻在了我心中。后来，我上了军校，可那时爷爷已重

